

崔陟傳

趙緯韓(1558-1649)

崔陟，字伯昇，南原人也。早喪母，獨與其父淑，居于府西門外萬福寺之東。自少倜儻，喜交遊，重然諾，不拘齷齪小節。其父嘗戒之曰：“汝不學無賴，畢竟做何等人乎？況今國家興戎，州縣方徵武士，汝無以射獵爲事，以貽老父，屈首受書，從事於學子業，雖未得策名登第，亦可免負羽從軍。城南有鄭上舍者，余少時友也。力學能文，可以開導初學，汝往師之！”

陟卽日挾冊及門，請業不輟。泱數月，詞藻日富，沛然如決江河，鄉人感服其聽敏。每講學之時，輒有丫鬢，年可十七八，眉眼如畫，髮黑如漆，隱伏于窓壁間，潛聽焉。

一日上舍方食不出，陟獨坐誦書，忽然窓隙中，投一小紙，取而視之，乃書〈標有梅〉末章。陟之魂飛越，不能定情，思欲昏夜唐突以竊而抱，卽而悔之，以金台鉉之事自警，沈吟思量，義欲交戰。俄見上舍出來，遽藏其詩於袖中，卒業而退。門外有一青衣，尾陟而來曰：“願有所白。”陟既見詩，心動之，及聞青衣之言，甚怪之，頷首呼來，引至其家，詳聞之。對曰：“兒是李娘子女奴春生也。娘子使兒請郎君和詩而來矣。”陟訝曰：“爾非鄭家兒耶？何以曰李娘子也？”對曰：“主家本在京城崇禮門外青坡里，主父李景新早歿，寡母沈氏獨與處子居焉。處子名玉英氏，投詩者是也。上年避亂，自江華乘船來，泊于羅州會津，及秋自會津轉來于此。此家主人，與兒主母家族，待之甚厚，將欲爲娘子求婚，而未得其佳婿耳。”陟曰：“爾娘子以寡母之女，何以能解文字也？其人天得而然耶？”曰：“娘子有兄，曰得英氏，甚有文章，年十九，未娶而夭。娘子嘗掇拾於口耳，故尚粗其姓名耳。”陟饋酒食慰諭，因以赫蹏報曰：

朝承玉音，實獲我心，卽逢青鳥，歡喜難勝。每憑鏡裏之影，難喚畫中之眞。非不知琴心可挑，篋香可偷，而實未測蓬山幾重，弱水幾里。經營計較之際，誠已黃而項已枯矣。不意今者，陽臺之雨，忽然入夢，王母之書，遽爾來報。倘成秦、晉之好，以結月老之繩，則庶遂三生之願，不渝同穴之盟。書不盡言，言豈悉意。某拜答。

玉英得書，喜甚。翌日，又以春生報書曰：

妾生長輦轂之下，粗識貞靜之行，而不幸早失嚴父，生丁亂離，獨奉偏慈，終鮮兄弟，漂泊南土，僑寄宗黨。年垂及笄，尙未移天，常恐一朝兵戈搶攘，盜賊橫行，則難保珠玉之沈碎，不無強暴之所污。以此老母傷心，以我爲念。然而猶所患者，絲蘿所托，必在喬木，

百年苦樂，實由他人，苟非其人，豈可仰望而終身？近觀郎君，辭氣雍容，舉止閑雅，誠信之色，藹然於面目。若求賢夫，捨子伊誰？與其爲庸人之妻，寧爲夫子之妾，而薄命崎嶇，恐不得當也。昨者投詩非其爲誨淫之意也，只欲試郎君之俯仰也。妾雖無狀，初非依市之徒，寧有鑽穴之道？必告父母，終成委禽之禮，則貞信自守，敢懈舉案之敬？投詩先瀆，已犯自媒之醜行，往復私書，又失幽閑之貞操。今既肝膽相照，不須書札浪傳。自此以後，必以媒妁相通，而毋令妾重貽行露之譏，千萬幸甚。

陟得書喜悅，請於其父曰：“聞有寡母自京城來寓鄭家者，有一處子，年貌俱妙。大人試爲不肖求於上舍，必不爲疾足者之先得。”父曰：“彼以華族，千里浮寄，其志必欲求富，吾家素貧，彼必不肯。”陟反復申告曰：“第往言之。其成與否，天也。”明日，父往問之。鄭曰：“吾有表妹，自京潛亂，窮來歸我。其女姿行，秀出閨闈，我方求婚，欲作門楣，固知令子才俊，不負東床之望，而所患者寒儉耳。吾當與妹，商義更通。”淑歸語其子，陟惱燥數日，苦待其報。上舍入言于沈氏，沈亦難之曰：“我以盡室流離，孤危無托，只有一女，欲嫁富人，貧家子，雖賢不願也。”是夜，玉英乃就其母，口欲有言，而囁嚅不發。母曰：“爾有所懷，無隱乎我也。”玉英赧然遲疑，強而後言曰：“母親爲我擇婿，必欲求富，其情則憾矣。第惟家富而婿賢，則何幸！而如或家雖足食，婿甚不賢，則難保其家業。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夫，而雖有粟，其得而食諸？竊聞崔生，日日來學於阿叔，忠厚誠信，決非輕薄宕子，得此爲配，死無恨矣。況貧者，士之常。不義而富，吾甚不願。請決嫁之。此非處子所當自言之事，而機關甚重，豈嫌於處子羞澁之態，潛默不言，而竟致嫁得庸奴，壞了一生，則已破之甌，難以再完；旣染之絲，不可復素。啜泣何及，噬臍莫追。況今兒身，異於他人，家無嚴父，賊在隣境，苟非忠信之人，何以仗母子之身乎？寧從顏氏之請嫁，不避徐妹之自擇，豈可隱匿深房，但望人口而置於相忘之地乎？”其母不得已，明日告諸鄭曰：“我夜者更思之，崔郎雖貧，我顧其人，自是佳士。貧富在天，難可力致。與其圖婚於所不知之何人，寧欲得此爲婿。”鄭曰：“阿妹欲之，我必勸成。崔雖寒士，其人如玉，求之京洛，鮮有此輩。若志遂業成，終非池中物也。”卽日送媒定約，乃以九月望，爲行醮禮。陟大喜，屈指計日而待。

居無何，府人前叅奉邊士貞，起義兵赴嶺南，以陟有弓馬才，遂與同行。陟在陣中，憂念成疾。及其約婚之日，呈狀乞暇，則義將怒曰：“此何等時，而敢求婚娶乎？君父蒙塵，越在草莽，臣子當枕戈之不暇，而況汝未及有室之年，滅賊而圖婚，亦未晚也。”竟不許。玉英亦以崔生從軍不返，虛度約日，減食不寐，日漸愁惱。隣有梁姓者，家甚殷富，聞其玉英之賢哲與其崔生之不來，乘間求婚，潛以貨賂啗諸鄭妻，逐日董成，鄭妻言於沈氏曰：“崔生貧困，朝不謀夕，一父難養，常貸於人，將何以畜家累，以保無患？況從軍未返，生死難期。而梁氏殷富，素稱多財，其子之賢，不下於崔。”夫妻合辭，交口薦之，沈意頗感，

約以十月涓吉，牢不可破。玉英夜訴其母曰：“崔從義陣，行止係於主將，非故負約。不俟其言而輕自破約，不義孰甚？若奪兒志，死而靡他。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。”母曰：“汝何執迷如此？當從家長之處分爾。兒女何知？”就寢而睡。夜深夢間忽聞喘息汨汨之聲，覺而撫其女，不在焉。驚起索之，玉英乃於窓壁下，以手巾結項而伏。手足皆冷，喉嚨間汨汨之聲，漸微且絕。驚呼解結，蹴春生點火而來，抱持痛哭，以勺水入口，少頃而甦。主家亦驚動來救。自後絕不言梁家之事。

崔淑以書抵其子，具道所以。陟方患病篤，聞此驚感，轉成危革。義將聞之，即令出送。還家數日，沈痾忽痊，遂以仲冬初吉，合卺于鄭上舍家。兩美相合，喜可知也。陟載妻與沈氏，歸于其家，入門而僕隸懽悅，上堂而親戚稱賀。慶溢一家，譽洽四隣。攝衽抱機，躬親井臼，養舅事夫，誠孝甚至，奉上御下，情禮俱稱。遠近聞之，皆以為梁鴻之妻、鮑宣之婦，殆不能過也。陟聚婦之後，所求如意，家業稍足，而常患繼嗣之尚遲，每以月朔，夫妻往禱於萬福寺。明年甲午元月，又往禱之。其夜，丈六金身見於玉英之夢，曰：“我萬福寺之佛也，我嘉爾誠，錫以奇男子，生必有異相。”及期而果生男子，背上有赤痣，如小兒掌。遂名曰‘夢釋’。

陟素善吹簫，每月夕花朝，相對而吹。時當暮春，清夜將半，微風乍動，素月揚輝，飛花撲衣，暗香侵鼻。開缸漉酒，引滿而飲，據案三弄，餘音嫋嫋。玉英沈吟良久曰：“妾素惡婦人之吟詩者，而到此情境，不能自己。”遂詠一絕曰：

王子吹簫月欲低，碧天如海露淒淒。

會須共御青鸞去，蓬島煙霞路不迷。

陟初不知其詞藻之如此，聞詩大驚，一唱三歎，即以一絕和之曰：

瑤臺縹緲曉雲紅，吹徹鸞簫曲未終。

餘響滿空山月落，一庭花影動香風。

吟罷，玉英歡意未央，興盡悲來，涕泣悄然而謂曰：“人間多故，好事有魔，百年之內，離合難常，以此忽忽，不能質感。”陟引袖拭涕，慰解而言曰：“屈伸盈虛，天道之常理；吉凶懷吝，人事之當然。設或不幸，當付諸數，豈可居易，浪自為悲？無憂而戚，古人所戒，言吉無言凶，諺亦有之。不須憂惱以阻歡意。”自此情愛尤篤，夫婦自謂知音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

至丁酉八月，賊陷南原，人皆逃竄。陟之一家避于智異山燕谷。陟令玉英着男服，雜錯於廣眾之中，見之者皆不知其為女子也。入山累日，糧盡將饑，陟與丁壯數三，出山求食，且覘賊勢。行到求禮，猝遇賊兵，潛身於巖藪而避之。是日，賊入燕谷，彌山遍谷，搶掠無遺，而陟路梗不得進退。過三日，賊退後，還入燕谷，則但見積屍遍橫，流血成川。林莽間，

隱隱有號咷之聲，陟就訪之，老弱數輩瘡痍遍身，見陟而哭曰：“賊兵入山三日，奪掠財貨，芟刈人民，盡驅子女，昨已退屯蟾江。欲求一家，問諸水濱。”陟號天痛哭，擗地嘔血，即走蟾江。未行數里，得見於亂屍中，呻吟斷續，若存若無，而流血被面，不知其爲何人也。察其衣裳，甚似春生之所着。大聲呼之曰：“爾無是春生乎？”春生張目視之，喉中作語曰：“郎君郎君！主家皆爲賊兵所掠而去，吾負阿釋，不能趨走，賊引兵斫殺而去。吾僵地即死，半日而甦，不知背上之兒生死去留。”言訖而氣盡，不復生矣。陟搥胸頓足，憫絕而仆。既已復生，無可奈何，起向蟾江，則岸上有創殘老弱數十相聚而哭。往問之，則曰：“俺等隱於山中，爲賊所驅，及船賊抽丁壯同載，推下罹鋒老羸者如此。”陟大慟，無意獨全，將欲自裁，被傍人求止，瑤瑤江頭去無所之。還尋歸路，三晝夜，僅達其家。頽垣破瓦，餘燼未息，積骸成丘，無地着足。

遂憩于金橋之側，不食累日，奔走力盡，昏倒不起。忽有唐將率十餘騎，自城中出來，洗馬於金橋之下。陟在義陣時，與天兵應接酬酌之久，稍解華語。因道其全家之見敗，且訴一身之無托，欲與同入天朝，以爲長住之計。唐將聞而惻然，且憐其志，曰：“吾是吳總兵之千總余有文也。家在浙江姚興府，雖貧，足以自食。人生貴於知心，遊息適意，無論遠近，爾既無家累之戀，何必塊守一方，蹴蹴靡所騁乎？”遂以一馬，載歸于陣。陟容貌俊爽，計慮深遠，便於弓馬，閒於文字。余公愛之，共床而食，同衾而寢。未幾，摠兵撤歸，以陟隸戰亡軍簿，而過關至姚興居焉。

初，陟家被擄至江，賊以陟之父與姑老病，不甚看護。二人伺賊怠，潛逸于蘆中。賊去，行乞村閭，轉入燕谷寺，聞僧房有孩兒啼哭之聲。沈氏泣謂崔淑曰：“是何兒之聲一似吾兒也？”淑遽推戶視之，果夢釋也。遂取置懷中撫哭，移時因問，“此兒何處得來？”僧有慧正者，進曰：“吾於路傍屍中，聞啼聲，愍然收來，以待其父母。今果是也，豈非天耶！”淑既得孫兒，與沈氏遞負而歸，收集奴僕，經紀家事。

時，玉英則見執於倭奴頓于。頓于，老倭卒，不殺生，慈悲念佛。以商販爲業，習御舟楫，倭將行長，以爲船主而來。頓于愛玉英機驚，惟恐見逋，給以善衣美食，慰安其心。玉英欲投水溺死，再三出船，輒有所覺而止。一夕，丈六金佛夢玉英而告曰：“我萬福寺佛也。慎無死，後必有喜。”玉英覺而診其夢，不能無萬一之冀，遂強食不死。頓于家在狼姑射，妻老女幼，無他子男，使玉英居家，不得出入。玉英謬曰：“我本藐少男子，弱骨多病。在本國不能服役丁壯之事，只以裁縫炊飯爲業，餘事固不能也。”頓于尤憐之，名之曰‘沙于’，每乘舟行販，以火長置舟中，往來于閩、浙之間。

是時，陟在姚興，與余公結爲兄弟。欲以其妹妻之，陟固辭曰：“我以全家陷賊，老父弱妻，至今未知生死，終不得發喪服衰。豈晏然婚娶以爲自逸之計乎？”余公遂義以止之。其

冬，余公病死。陟尤無所歸，落拓江、淮，周遊名勝：窺龍門，探禹穴，窮沅、湘，航洞庭，上岳陽，登姑蘇。嘯咏於湖山之上，婆娑於雲水之間，有飄飄遺世之志。聞海蟾道士王用，隱居青城山，燒金煉丹，有白日飛昇之術，將欲入蜀而學焉。適有宋佑者，號鶴川，家在杭州湧金門內，博通經史，不屑功名，以著書爲業，喜施與，有義氣，與陟許以知己。聞其入蜀，載酒而來，飲至半酣，字陟而謂曰：“白昇，人生斯世，孰不欲長生而久視？古今天下，寧有是理？餘生幾何，而何乃服食忍飢，自苦如此，而與山鬼爲隣乎？子須從我而歸，浮扁舟，適吳、越，販繒賣茶，以娛餘年，不亦達人之事乎？”陟洒然而悟，遂與同歸。

歲庚子春，陟隨佑，與同里商舶，往賈於安南。時有日本十餘艘亦泊于浦口。留十餘日，固值四月旁死魄，天無寸雲，水光如練，風息波恬，聲沈影絕。舟人寂睡，渚禽時鳴，但聞日本船中念佛之聲，聲甚凄惋。陟獨倚篷窗，感念身世，卽出裝中洞簫，吹界面調一曲，以舒胸中哀怨之氣。時海天慘色，雲烟變態，舟中驚起，莫不愀然。日本船念佛之聲，闐然而止，旋以朝鮮音詠七言絕句曰：

王子吹簫月欲低，碧天如海露淒淒。

會須共御青鸞去，蓬島烟霞路不迷。

吟罷，有嘯嘯唧唧之聲。陟聞是聲驚動，愴怳如失，不覺擲簫，嗒然如死人形。鶴川曰：“何爲其然耶？”再問，再不答。三問之，陟欲語哽塞，淚簌簌下，移時定氣而後言曰：“此詩乃吾荊布所自製也。平日絕無他人聞知者，且其聲音酷似吾妻，豈其來在彼船耶？此必無之事也。”因述其陷賊事甚悉，一舟之人，感驚怪之。座有杜洪者，年少勇敢士也。聞陟之言，義形於色，以手擊楫，奮然而起曰：“吾欲往探之。”鶴川止之曰：“深夜作亂，恐致生變，不如朝日從容處之。”左右皆曰：“然。”陟坐而待朝。東方乍明矣，卽下岸至日本船。陟以鮮語問之曰：“夜聞詠詩者必是朝鮮人也。吾亦朝鮮人，倘一得見，則奚啻越之流人見人之相似者而有喜者也？”玉英夜於船中聞其簫聲，乃是朝鮮之曲調，而一似疇昔慣聆之調，竊疑其夫之或來于其船，試詠其詩而探之。及聞此言，惶忙失措，顛倒下船。二人相見，驚呼抱持，宛轉沙中，聲絕氣塞，口不能言，淚盡繼血，目無所覩。兩國船人聚觀如堵，初不知其親戚歟交遊歟。久然後，聞知其爲夫婦也。人人咋咋，相顧而言曰：“異哉異哉！此其天祐神助，古未嘗有也。”陟聞父母消息於玉英，玉英曰“自山驅至江上，父母姑無恙，日暮上船，蒼黃相失。”二人相對痛哭，聞者莫不酸鼻。鶴川請於頓于，欲以白金三錠買歸。頓于怫然曰：“我得此人，四年于茲，愛其端慤，視同己出。寢食未嘗少離，而終不知其是婦人也。今而目覩此事，天也鬼神猶且感動，我雖頑蠢，異於木石，何忍貨此而爲食乎？”便於囊中出十兩銀，贖之曰：“同居四載，一朝而別，悵惘之懷，雖切於中，而重逢配耦於萬死之餘，此人世所無之事。我若隘之，天必殛之。好去沙于！珍重珍重！”玉英舉手謝曰：

“賴主翁保護，得不死，卒遇良人，受惠多矣。矧此嘉貺，何以報塞？”陟亦再三稱謝，携玉英歸于其船。隣船之來觀者，連日不絕，或以金銀綵繪相遺，以爲賀餞，陟皆受而謝之。鶴川還家，別掃一室，館陟夫妻，使之安頓。

陟既得妻，庶有安樂之心，而遠托異國，四顧無親，係念老父稚子，日夜傷心，默禱生還而已。居一歲，又生一子，產兒之前夕，丈六佛又見于夢曰：“兒生亦有背痣。”夫妻或以爲夢釋再來，遂名之曰‘夢仙’。夢仙既長，父母欲求賢婦，隣有陳家女，名曰‘紅桃’，生未晬，其父偉慶隨劉摠兵東征。不及長，而其母繼歿。紅桃養於其姨家，常痛其父歿於異域，而生不知其面目也。願一至父死之國復哭而來，耿耿冤恨，銘于肺腑，身爲女子，計不知所出。及聞夢仙求婦，議於其姨曰：“願得爲崔家婦，而冀一至於東國也。”其姨素知其志，卽詣陟，語其故，陟與其妻歎曰：“女而如是，其志嘉。”遂取而爲婦。

明年己未，奴酋入寇遼陽，連陷數鎮，多殺將卒。天子震怒，動天下之兵以討之。蘇州人吳世英，喬遊擊之千摠也。曾因有文，素知崔陟才勇，引而爲書記，俱詣軍中。將行，玉英執手涕泣而訣曰：“妾身險釁，早罹憫凶，千辛萬苦，十生九死。賴天之靈，邂逅郎君，斷絃再續，分鏡重圓。既結已絕之緣，幸得托祀之兒，合歡同居，二紀于茲，顧念疇昔，死亦足矣。常欲身先溘然以答郎君之恩，不意垂老之年又作參商之別。此去遼陽數萬里，生還未易，後會何期？願以不貲之身，自裁於離席之下，一以斷君閨房之戀，一以免妾夜朝之苦。去矣，郎君！千萬永訣！千萬永訣！”言訖痛哭，抽刀擬頸。陟奪刀慰諭曰：“蕞爾小酋，敢拒螳臂？王師濯征，勢同壓卵，從軍往來，只費時日之勤苦，無如是妄生煩惱。待吾成功而還，置酒相慶可也。況仙兒壯健，足以爲倚。努力加飧，勿貽行路之憂也。”遂趣裝而行。

至於遼陽，涉胡地數百里，與朝鮮軍馬，連營于牛毛寨。主將輕敵，全師敗衄。奴酋殺天兵無遺類，誘脅朝鮮，無數殺傷。喬遊擊領敗卒十餘人，投入鮮營，乞着鮮衣。元帥姜弘立給其餘衣，將免死焉。從事官李民寯懼其見忤於奴酋，還奪其服，執送賊陣。而陟本鮮人，遑亂之中，匿編行間，獨漏免殺。及弘立輩納降，陟與本國將士，就擒於虜庭。

是時，夢釋亦自南原，以武學赴西役，在元帥陣中。奴酋分置降卒之時，陟實與夢釋同囚於一處，父子相對，莫知其爲誰謀也。夢釋疑其陟之言語硬澁，意謂天兵之解鮮語者，懼其見殺，冒以爲鮮人也，詰其居住。陟亦疑其胡人之詞得實狀也，權辭詭說，或稱全羅，或稱忠清。夢釋心怪而不測。已過數日，情誼甚親，同病相憐，少無猜訝。陟吐實歷陳平生，夢釋色動心驚，且信且疑，卒然問其所亡之兒年歲多少、身體貌樣。陟曰：“生於甲午十月，亡於丁酉八月，背上有赤痣，如小兒掌。”夢釋失聲驚倒，袒而示背曰：“兒實大人之遺體也。”陟始認其爲己子也。因各問其父母俱存，相持而泣，累日不止。主家老胡，頻頻

來視，若有解聽其語，而有矜憫色者焉。一日，群胡皆出，老胡潛來陟所，同席而坐，作鮮語而問曰：“汝輩哭泣，大異於初，豈有別事耶？願聞之。”陟等恐生變，不直說。老胡曰：“無怖！我亦朔州士兵也。以府使侵虐無厭，不勝其苦，舉家入胡，已經十年。胡人性直，且無苛政。人生如朝露，何必局束於捶楚鄉乎？奴曾使我領八十精兵，管押本國人，以備逃遁。今聞爾輩之言，大是異事，我雖得責於奴酋，安得忍心而不送乎？”明日，備給餼糧，使其子指送間路。

於是陟率其子，生還故國於二十年之後。急於省父，兼程南下，適患背疽，不遑調治。行到恩津，腫勢轉劇，委頓旅次，喘喘將死。夢釋奔遑憂悶，鍼藥難求。適有華人逃匿者，自湖右向嶺左，見陟而驚曰：“危哉！若過今日，不可救也。”拔其囊中鍼，決其癰，即日而愈。纔經二日，扶杖而還家。渾舍驚痛，如見死人，父子相抱，嗚嗚竟晷，似夢非真也。

沈氏一自失女之後，喪心如癡，只依夢釋，而釋又戰歿，沈綿床席，不起者累月。及見夢釋與父偕來，且聞玉英之生存，狂呼顛倒，全不省其悲與喜也。夢釋感華人之活其父死命，與之偕來，思有以重報之。陟問：“爾是天朝人，家在何處，姓名云何？”答曰：“我姓陳，名偉慶。家在於杭州湧金門內。萬歷二十五年，從軍于劉提督，來陣于順天。一日，以偵探賊勢，忤主將旨，將用軍法，夜半潛逃，仍留至此。”陟聞言大驚曰：“爾家有父母妻子乎？”曰：“家有一妻，來時產得一女，纔數月矣。”陟又問：“女名云何？”曰：“兒生之日，適有隣人饋以桃實，因名曰紅桃。”陟遽執偉慶手曰：“怪了怪了！吾在杭州，與爾家作隣而住。爾妻妾辛亥九月病死，獨紅桃見養於其姨吳鳳林家。我聚以為兒子婦，不圖今日值爾於此。”偉慶驚痛，嗟喏不怡者良久，既而歎曰：“唉！吾托於大邱地朴姓人家，得一老婆，以鍼術糊口。今聞子言，如在鄉里，吾欲移來于此地。”夢釋曰：“公非但有活父之恩，吾母及弟托在於令女，既為一家之人，有何難事？”即令移來。夢釋自聞其母之生存，日夜腐心，將有入天朝將母之計，而無以自達，徒號泣而已。

當是時，玉英在杭州，聞官軍陷沒，以為陟橫死戰場無疑也。晝夜哭不絕聲，期於必死，水漿不入於口。忽於一夕，夢見丈六佛。撫頂而言曰：“慎無死！後必有喜。”覺而語夢仙曰：“吾於被擄之日，投水欲死，而南原萬福寺丈六金佛，夢余而言曰：‘慎無死，後必有喜。’後四年，得見爾父於安南海中。今吾欲死，而又夢如是，汝父豈或免於鋒鏑歟？汝父若存，吾死猶生，顧何恨焉？”夢仙哭曰：“近聞奴酋，盡殺天兵，而鮮人皆脫云。父親本自鮮人，獲生必矣。金佛之夢，豈虛應哉？願母親須與無死，以待父親之來也。”玉英幡然曰：“奴酋窟穴，距朝鮮地界，纔四五日程。汝父雖生，其勢必走本國，安能冒涉萬里程，來尋妻孥哉？我當往求於本國。苟死矣，親往昌州境上，招得旅魂，葬於先壟之側，使免長餒於沙漠之外，則吾責塞矣。況越鳥巢南，胡馬倚北，今且死日將迫，尤不堪首丘之戀。獨舅偏母

及弱孩俱失於陷賊之日，其生其死，雖莫聞知，頃因日本賈人聞之，則鮮人被擄者，連續出送云。斯言果信，亦豈無一人之生還乎？汝父汝祖，雖皆暴骨於異域，而先祖丘墓，誰復看護？內外親屬，亦豈盡歿亂離？苟得相見，是亦一幸。汝其雇船舂糧！此去朝鮮，水路僅二千里。天地顧佑，倘得便風，未滿旬朔，當到彼岸。吾計決矣！”夢仙泣訴曰：“母親何爲出此言也？若能得達，豈非大善？而萬里滄波，非一葦可航之地。風濤蛟鱔，爲禍不測，海寇邏船，到處生梗，母子俱葬魚腹，何益於死父乎？子雖愚駘，當此大事，非敢推托之說也。”紅桃在傍，謂夢仙曰：“無阻無阻！親計自熟，外患不暇論也。雖在平地，水火盜賊，其可免乎？”玉英又曰：“水路艱難，我多備嘗。昔在日本，以舟爲家，舂商閩、廣，秋販琉球，出沒於鯨波駭浪之中，占星候潮，涉歷已慣。風濤險易，我自當之，舟楫安危，我自御之。脫有不幸之患，豈無方便之道？”卽裁縫鮮、倭兩國服色，日令子婦教習兩國語音。因戒夢仙曰：“船行專依於櫓楫，必須堅緻，而尤不可無者乃指南石也。卜日開船，無違我志。”夢仙悶默而退，私責紅桃曰：“母親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冒危而行。死父已矣，置母於何地？而汝且贊成，何不思之甚也！”紅桃答曰：“母親以至誠出此大計，固不可以言語爭也。今若止之以其所必不止，慮有難追之悔，不如順適之爲愈也。妾之私情，違恤言乎？生纔數月，慈父戰歿，骨暴殊方，魂纏野草。舉顏宇宙，何以爲人？近聞道路之言，則戰敗之卒，或有遺脫而留落於本國者尙多云。人子之情，不能無徼倖。若以郎君之力，得抵東土，彷徨於蟲沙之場，小洩其終天之冤，則朝以入夕以死，實所甘心。”因嗚咽，泣數行下。夢仙知母妻之志不可撓奪，結束治行，以庚申二月朔發船。

玉英謂夢仙曰：“朝鮮當在東南，必待西北風。汝堅坐執櫓，聽吾指揮。”遂懸羽於旗竿，置指南石於前頭，點檢舟中，無一不具。俄而河豚出戲，旗羽指巽杲然。三人齊力舉帆，疾馳橫截，無分昏晝，劈箭入浪，飛雷攘海，一瞬登、萊，半餉青、齊，蒼茫島嶼，轉眄已失。一日，遇天朝邏船，來問曰：“何處船，向何方？”玉英應聲曰：“杭州人，將往山東賣茶耳。”卽過去。又過一日，有倭船來泊。玉英卽變着日本衣服而待之。倭人問：“從下來？”玉英作倭語曰：“以漁採入海，爲風所飄，盡棄舟楫，雇得杭州船而來矣。”倭曰：“良苦！此路去日本差枉，向南方而去！”亦別去。是夕，南風甚惡，波濤接天，雲霧四塞，咫尺不辨，檣摧帆裂，不知所屆。夢仙與紅桃，惶怖匍伏，困於水疾。玉英獨坐，祝天念佛而已。

夜半，風浪少息，轉泊小島修葺船，且留數日不發。渺茫洋中，有船看看漸近，令夢仙取船中裝，藏橐于巖頭。俄而其船人叫噪而下，語音衣服俱非鮮、倭，略與華人相似，手無兵器，惟以白梃毆打，索其貨物。玉英以華語對曰：“我以天朝人，漁採于海，漂泊於此，本無貨物。”涕泣求生，卽不殺。只取玉英所乘船，繫其船尾而去。玉英曰：“此必是海浪賊也。吾聞海浪賊，在華、鮮之間，出沒搶掠，不喜殺人，此必是也。我不聽兒言而強作此

行，昊天不弔，終致狼狽。既失船楫，夫何爲哉？接天溟海，不可飛越，枯槎難信，竹葉無憑。但有一死，吾死晚矣。可憐吾兒，因我而死。”卽與子婦相扶哀號，聲震岩崖，恨結層波，海若瑟縮，山鬼嘖呻。玉英登臨絕崖，將欲投身，子婦共挽，不得自投。顧謂夢仙曰：“爾止吾死，將欲何俟。橐中餘糧，僅支三日，坐待食盡，不死何爲？”夢仙對曰：“糧盡而死，亦未晚也。其間萬一有可圖之路，則悔無及矣。”遂扶下來，夜伏于岩穴。天且曉矣，玉英謂子婦曰：“我氣困神疲，彷彿之間丈六佛又見，其言云云，極可異也。”三人相對，念佛而祝曰：“世尊世尊！其念我哉！其念我哉！”過二日，忽見風帆自杳茫中出來。夢仙驚告曰：“此船曾前未覩之船，甚可憂也。”玉英見而喜曰：“我生矣！此是朝鮮船也。”乃着鮮衣，使夢仙登崖，以衣揮之。船人停帆而問曰：“汝是何人，住此絕島？”玉英以朝鮮語應曰：“我本京城士族。將下羅州，猝遇風波，舟覆人死，獨吾三人，攀抱颿席，漂轉至此。姑延殘喘耳。”船人聞而憐之，下碇載去，曰：“此乃統制使之貿販船也。官程有限，不可迤往。”至順天，泊岸而下。時，庚子四月也。

玉英率子婦，間關跋涉五六日，方到南原。意爲一家皆爲陷歿，但欲求見夫家舊基，尋萬福寺而去。至金橋望見，城郭宛然，村閭依舊。顧謂夢仙，指點而泣曰：“此是汝父樊廬，今不知誰人入居。第往寄宿，以圖後計。”到其門，門外見陟方對客，坐於柳樹之下。近前熟視，乃是其夫也。母子一時號哭，陟始知其妻與子，大號曰：“夢釋之母來矣！”夢釋聞此，跣足顛倒而出。相扶入室，沈氏於沈痼之中，聞其女來，驚仆氣塞，已無色人。玉英抱救得蘇，久而獲安。陟呼偉慶曰：“令女亦至矣！”命紅桃語其事。一家之人，各抱子女，驚號相哭。聲動四隣，觀者如堵，且怪且異。及聞玉英、紅桃終始之事，莫不擊節歎嗟，爭相傳說。

玉英爲陟曰：“吾等之得有今日，寔賴丈六佛之陰隲，而今聞金像亦皆毀滅，無所憑禱，而神靈之在天，容有不泯者存。吾等豈不知所以報乎？”乃供具詣廢寺，潔齋修享。

陟與玉英，上奉父母，下育子女，居于府西舊家。

噫！父母夫妻兄弟舅姑，分離四國，悵望三紀。經營賊所，出沒死地，畢竟圖會，無一令落。此豈人力之所致？皇天后土必感於至誠，而能致此奇異之事也。匹婦有誠，天且不違，誠之不可掩，如是夫！余流寓南原之周浦，陟時來訪余，道其事如此，請記其顛末，無使湮沒。不獲已，略舉其概。天啓元年辛酉閏二月日，素翁題。

底本：박희병교합본 <崔陟傳>(2007). (단, 의미상 큰 차이가 없다면 現存最善본인 奎章閣本の 원형을 최대한 존중하여 반영하였다.)

周生傳

權輿(1569-1612)

周生名繪，字直卿，號梅川。世居錢塘，父爲蜀州別駕，仍家于蜀。生少時，聰銳能詩，年十八爲太學生，爲儕輩所推仰，生亦自負不淺。在太學數年，連舉不第。乃喟然嘆曰：“人生世間，如微塵棲弱草耳。胡乃爲名韁所繫，汨汨塵土中，以送吾生乎？”自是，遂絕意科舉之業。倒篋，中有錢百千，以其半買舟，來往江湖間，以其半市雜貨，時取贏以自給，朝吳暮楚，維意所適。

一日，繫舟岳陽城外，步入城中，訪所善羅生。羅生亦俊逸士也。見生甚喜，買酒相歡。頗不覺沈醉。比及還舟，則日已昏黑。俄而月上，生放舟中流，倚棹困睡，舟自爲風力所送，其往如箭。及覺，則鍾鳴煙寺而月在西矣。但見兩岸，碧樹葱蘢，曉色蒼芒，樹陰中時有紗籠銀燈隱映於朱欄翠箔之間。問之，乃錢塘也。口占一絕曰：

岳陽城外倚蘭槳，半夜風吹入醉鄉。

杜宇數聲春月曉，忽驚身已在錢塘。

及朝，登岸訪古里親舊，半已凋喪。生吟嘯徘徊不忍去也。有妓裴桃者，生少時所與同戲嬉者也。以才色獨步於錢塘，人號之爲裴娘。引生歸家，相對甚歡。生贈詩曰：

天涯芳草幾沾衣，萬里歸來事事非。

依舊杜秋聲價在，小樓珠箔捲斜暉。

裴桃大驚曰：“郎君爲才如此，非久屈於人者，一何泛梗飄蓬若此哉？”仍問：“娶未？”生曰：“未也。”桃笑曰：“願郎君不必還舟，只可留在妾家。妾當爲君求得一佳耦。”蓋桃意屬生也。生亦見桃姿妍態濃，心中甚醉，笑而謝之曰：“不敢望也。”團欒之中，日已晚矣。桃令小叉鬢，引生就別室。生見壁間有絕句一首，詞意甚新。問於叉鬢，叉鬢答曰：“主娘所作也。”詩曰：

琵琶莫奏相思曲，曲到高時更斷魂。

花影滿簾人寂寂，春來鎖却幾黃昏。

生既悅其色，又見此詩，情迷意惑，萬念俱灰，心欲次韻，以試桃意。而凝思苦吟，竟莫能成，而夜又深矣。但見月色滿地，花影扶疎。徘徊間，忽聞門外人語馬聲，良久乃止。生頗疑之，未覺其由。見桃所在室甚不遠，紗窗裏絳燭熒煌。生潛往窺見，桃獨座，舒彩雲牋，草《蝶戀花》詞，只就前疊，未就後疊。生忽啓窗曰：“主人之詞，客可足乎？”裴佯怒曰：“狂客胡乃至此乎？”生曰：“客本不狂，主人使客狂耳。”桃方微笑，令生足成其詞。詞

曰：

小院深深春意鬧，月在花枝，寶鴨香烟裊。

窓裏玉人愁欲老，搖搖斷夢迷花草。

誤入蓬萊十二島，誰識樊川，却得尋芳草？

睡起忽聞枝上鳥，綠簾無影朱欄曉。

詞罷，桃自起，以藥玉船酌瑞霞酒勸生。生意不在酒，固辭不飲。桃知生意，乃悽然自敘曰：“妾之先世乃豪族也。祖某提舉泉州市舶司，因有罪廢爲庶人。自此子孫貧困，不能振起。妾早失父母，見養于人，以至於今。雖欲守貞自潔，名已載於妓籍，不得已強與人爲宴樂。每居閑處獨，未嘗不看花掩淚，對月銷魂。今見郎君，風儀秀朗，才思俊逸。妾雖陋質，願一薦枕席，永奉巾櫛。望郎君他日立身，早登要路，拔妾於妓籍之中，使不忝先人之名，則賤妾之願畢矣。後雖棄妾，終身不見，感恩不暇，其敢怨乎？”言訖，淚下如雨。生大感其言，就抱其腰，引袖拭淚曰：“此男子分內事耳。汝縱不言，我豈無情者哉？”桃收淚改容曰：“<詩>不云乎？‘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。’郎君不見李益、霍小玉之事乎？郎君若不我退棄，願立盟辭。”乃出魯縞一尺授生，生卽揮筆書之，曰：“青山不老，綠水長存，子不我信，明月在天。”寫畢，桃心封血緘，藏之裙帶中。

是夜，賦<高唐>，二人相得之好，雖金生之於翠翠，魏郎之於娉娉，未之喻也。明日，生方詰夜來人語馬聲之故。桃曰：“此去里許有朱門面水者，乃故丞相盧某宅也。丞相已死，夫人獨居，只有一男一女，皆未婚嫁，日以歌舞爲事。昨夜遣騎邀妾，妾以郎君之故，辭以疾也。”自此生爲桃所惑，謝絕人事，日與桃調琴澆酒，相與戲謔而已。

一日近午，忽聞有人叩門，云：“裴娘在否？”桃令兒出應，乃丞相家蒼頭也。致夫人之辭曰：“老婦今欲設小酌，非娘莫可與娛。故敢送鞍馬，勿以爲勞也。”桃顧謂生曰：“再辱貴人命，其不敢承。”卽粧梳改服而出。生付囑曰：“幸莫經夜！”送之出門，言莫經夜者三四。

桃上馬而去。人如輕燕，馬若飛龍，迷花映柳，冉冉而去。生不能定情，便隨後趕去，出湧金門，左轉而至垂虹橋，果見甲第連雲，眞所謂朱門面水者也。雕欄曲檻，半隱於綠楊紅杏之間，鳳笙龍管之聲，漂渺然如在半空中。時時榮止，則笑語琅琅然出諸外。生彷徨橋上，乃作古風一篇，題于柱曰：

柳外平湖湖上樓，朱甍碧瓦照青春。

香風吹送笑語聲，隔花不見樓中人。

却羨花間雙燕子，任情飛入朱簾裏。

徘徊未忍踏歸路，落照纖波添客思。

彷徨間，漸見夕陽欲紅，暝靄凝碧。俄有女娘數隊，自朱門騎馬而出，金鞍玉勒，光彩照人。生以爲桃也，即投身於路傍空店中窺之，閱盡十餘輩，而桃不出。生心中大疑，還至橋頭，則已不辨牛馬矣。乃直入朱門，了不見一人。又至樓下，亦不見一人。正納悶間，月色微明，見樓北有蓮池，池上雜花葱蘢，花間細路屈曲。生緣路潛行，花盡處有堂。由階而西折數十步，遙見葡萄架下有屋，小而極麗。紗窗半啓，畫燭高燒，燭影下紅裙翠袖，隱隱然往來，如在畫圖中。生匿身而往，屏息而窺，金屏彩褥奪人眼睛。夫人衣紫羅衫，斜倚白玉案而坐，年近五十，而從容顧眄之際，綽有餘妍。有少女，年可十四五，坐于夫人之側，雲鬢綠鬢，翠臉微紅，明眸斜眄，若流波之映秋月，巧笑生渦，若春花之含曉露。桃坐于其間，不啻若鷗臯之於鳳凰，砂磔之於珠璣也。生魂飛雲外，心在空中，幾欲狂叫突入者數次。酒一行，桃欲辭歸，夫人挽留甚固，而請歸益懇。夫人曰：“平日不曾如此，何遽邁邁若是？其有情人之約乎？”桃斂衽避席而對曰：“夫人下問，妾敢不以實對？”遂將與生結緣事，細說一遍。夫人未及言，少女微笑，流目視桃曰：“何不早言？幾誤了一宵佳會也。”夫人亦大笑而許歸。

生趨出，先至桃家，擁衾佯睡，鼻息如雷。桃追至，見生臥睡，即以手扶起曰：“郎君方做何夢耶？”生應口朗吟曰：“夢入瑤臺彩雲裏，九華帳裏夢仙娥。”桃不悅，詰之曰：“所謂仙娥是何人也？”生無言可答，即繼吟曰：“覺來却喜仙娥在，奈此滿堂花月何！”仍撫桃背曰：“爾非吾仙娥耶？”桃笑曰：“然則郎君豈非妾仙郎耶？”自此相呼以仙娥、仙郎呼之。生問晚來之故，桃曰：“宴罷後，夫人令他妓皆歸，獨留妾於少女仙花之堂。更設小酌，以此差遲耳。”生細細仍問，則曰：“仙花字芳卿，年纔三五。姿貌雅麗，殆非塵世間人。又工詞曲，巧於刺繡，非賤妾所敢望也。昨日新製<風入松>詞，欲被之琴絃，以妾知音律故，留與度曲耳。”生曰：“其詞可得聞乎？”桃朗吟一遍曰：

玉窓花爛日遲遲，
院靜簾垂。
沙頭彩鴨依斜照，
羨一雙對浴春池。
柳外輕烟漠漠，
烟中細柳絲絲。

美人睡起倚欄時，

翠斂愁眉。
燕雛解語鶯聲老，
恨韶華夢裏都衰。
却把瑤琴輕弄，
曲中幽怨誰知？

每誦一句，生暗暗稱奇。乃詒桃曰：“此曲盡閨裏春懷，非蘇若蘭織錦手，未易到也。雖然，不及吾仙娥雕花刻玉之才也。”生自見仙花之後，向桃之情淺薄，應酬之際，勉為笑歡，而一心則惟仙花是念。

一日，夫人呼小子國英曰：“汝年十二，尚未就學，他日成人，何以自立？聞裴娘夫婿周生乃能文之士也。汝往請學可乎！”夫人家法甚嚴，國英不敢違命，即日挾冊就生。生中心暗喜曰：‘吾事諧矣。’再三謙讓而後教之。

一日，俟桃不在家，從容謂國英曰：“爾往來受業，甚是苦勞。爾家若有別舍，我移寓于爾家，則爾無往來之勞，而吾之教爾專矣。”國英拜辭曰：“不敢請所願也。”歸白於夫人，即日迎生。桃自外歸，大驚曰：“仙郎殆有私乎？奈何棄妾他適。”生曰：“聞丞相家藏書三萬軸，而夫人不欲以先公舊物妄自出入，吾欲往讀人間所未見書耳。”桃曰：“郎君之勤業，妾之福也。”

生移寓于丞相家，晝則與國英同住，夜則門闔甚密，無計可施。輾轉浹旬，忽自念曰：‘始吾來此，本圖仙花。今芳春已盡，奇遇未成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不如昏夜唐突，事成則為慶，不成則見烹，可也。’是夜無月，生踰牆數重，方至仙花之室，回廊曲楹，簾幕重重。良久諦視，並無人迹，但見仙花明燭理曲。生伏於楹間，聽其所為。仙花理曲罷，細吟蘇子瞻〈賀新郎〉詞曰：

簾外誰來推繡戶，
枉教人夢斷瑤臺曲，
又却是，
風敲竹。

生即於簾下，微吟曰：

莫言風動竹，

直箇玉人來。

仙花佯若不聞，卽滅燭就寢。生入與同枕，仙花稚年弱質，未堪情事，微雲澁雨，柳態花嬌，芳啼軟語，淺笑輕嚔。生蜂貪蝶戀，意迷神融，不覺近曉。忽聞流鶯睨院，啼在檻外花梢。生驚起出戶，則池館悄然，曙氣朦朧矣。仙花送生出門，却閉門而入曰：“此後勿得再來！機事一洩，死生可念。”生堙塞胸中，哽咽趨去而答曰：“纔成好事，一何相待之薄耶！”仙花笑曰：“前言戲之耳。將子無怒，昏以爲期。”生諾諾連聲而去。仙花還室，作<早夏聞曉鶯>一絕，題窓上曰：

漠漠輕陰雨後天，綠楊如畫草如烟。
春愁不共春歸去，又逐曉鶯來枕邊。

後夜，生又至，忽聞墻底樹陰中，戛然有曳履聲，恐爲人所覺，便欲返走。曳履者却以青梅子擲之，正中生背。生狼狽無所逃避，投伏叢篁之下。曳履者，低聲語曰：“周生無恐。鶯鶯在此。”生方知爲仙花所誤，乃起抱腰曰：“一何欺人若是？”仙花笑曰：“豈敢誣郎。郎自憫耳。”生曰：“偷香盜玉，安得不憫？”便携手入室，見窓上絕句，指其尾曰：“佳人有甚愁而出言若是耶？”仙花悄然曰：“女子之一身，與愁俱生，未相見，願相見；既相見，恐相離。女子之身，安住而無愁哉？況郎犯折檀之譏，妾受行露之辱。一朝不幸，情跡敗露，則不容於親戚，見賤於鄉黨。雖欲與郎執手偕老，那可得乎？今日之事，比如雲間月、葉中花，縱得一時之好，其奈不久何？”言訖淚下，珠恨玉怨，殆不自堪。生拭淚慰之曰：“丈夫豈不取一女子乎？我當終修媒妁之信以禮迎子，子休煩惱。”仙花收淚謝曰：“必如郎言，‘桃夭灼灼，縱乏宜家’之德，‘采芣祁祁，庶盡奉祭’之誠。”自出香奩中小粧鏡，分爲二段。一以自藏，一以授生曰：“留待洞房花燭之夜，再合可也。”又以紈扇贈生曰：“二物雖微，足表心曲。幸念乘鸞之妾，莫貽秋風之怨。縱失姮娥之影，須憐明月之輝。”自此昏聚曉散，無夕不會。

一日，生忽念久不見裴桃，恐桃見怪，乃往桃家不歸。仙花夜至生館，潛發生粧囊，得桃寄生詩數幅。不勝恚妬，取案上筆墨，塗抹如鴉。自製<眼兒眉>一闋，書于翠綃，投之囊中而去。其詞曰：

窗外疏螢滅復流。
斜月在高樓，

一階竹韻，
滿堂梧影，
夜靜人愁。

此時蕩子無消息。
何處作閑遊？
也應不念，
離情脉脉，
坐數更籌。

明日生還，仙花了無妬恨之色，又不言發囊之事，蓋欲令生自認，而生曠然無他念。

一日，夫人設宴，召見裴桃，稱周生之學行，且謝教子之勤，親自酌酒，令桃傳致於生。生是夜為盃酒所困，矇不省事。桃獨坐無寐，偶發粧囊，見其詞為汗所昏，心頗疑之。又得〈眼兒眉〉詞，知仙花所為，乃大怒。取其詞，納諸袖中，又封結其囊如舊，坐而待朝。生酒醒，桃徐問曰：“郎君久寓於此而不歸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國英未卒業故也。”桃曰：“教妻之弟，不容不盡心也。”生赧然面頸發赤曰：“是何言歟？”桃良久不言。生惶惶失措，掩面伏地。桃乃出其詞，投之生前曰：“踰牆相從，鑽穴相窺，豈君子所可為哉？我將入，白于夫人。”便引身起。生慌忙抱持，以實告之。且叩頭懇乞曰：“仙花兒與我，永結芳盟，何忍致人於死地？”桃意方回，曰：“郎君便可與妾同歸。不然則郎既背約，妾何守盟？”生不得已托以他故，復歸桃家。桃自覺仙花之事，不復稱生為仙郎者，蓋心不平也。生篤念仙花，日成憔悴，托病不起者再旬。

俄而國英病死。生具祭物，往奠于柩前。仙花亦因生致病，起居須人，忽聞生至，力疾強起，淡粧素服，獨立於簾內。生奠罷，遙見仙花，流目送情而出。低徊顧眄之間，已杳然無覩矣。

後數月，桃得病不起。將死，枕生膝，含淚而言曰：“妾以葑菲之下體，依松栢之餘蔭，豈料芳菲未歇，鸚鵡先鳴！今與郎君便永訣矣。綺羅管絃，從此畢矣。夙昔之願，已缺然矣。但望妾死之後，娶仙花為配，埋我骨於郎君往來之側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”言訖氣絕，良久乃甦，開眼視生曰：“周郎周郎！珍重珍重！”連言數次而死。生大慟，乃葬于湖上大路傍，從其願也。祭之以文，曰：

維年月日，梅川居士，以蕉黃荔丹之奠，祭于裴娘之靈。嗚呼惟靈！花情艷麗，月態輕盈。舞學章臺之柳，風欺綠線，色奪幽谷之蘭，露濕紅英。回文則蘇若蘭詎容獨步？艷詞

則賈雲華難可爭名。名雖編於樂籍，志則存於幽貞。某也，蕩情風中之絮，孤蹤水上之萍。言采沫鄉之唐，贈之以相好，不負東門之楊，副之以不忘。月出皎兮，結我芳盟。雲窓夜靜，花院春晴。一碗瓊漿，幾曲鸞笙。豈意時移事往，樂極哀生？翡翠之衾未暖，鴛鴦之夢先驚。雲消歡意，雨散恩情。屬目而羅裙變色，接耳而玉珮無聲，一尺魯縞尚有餘香。朱絃綠綺，虛在銀床，藍橋舊宅，付之紅娘。嗚呼！佳人難得，德音不忘。玉貌花容，宛在目傍。天長地久，此恨茫茫。他鄉失侶，誰賴是憑？復理舊楫，再就來程。湖海闊遠，乾坤崢嶸。孤帆萬里，去去何依？他年一哭，浩蕩難期。山有歸雲，江有迴潮。娘之去矣，一何寂寥。致祭者酒，陳情者文。臨風一奠，庶格芳魂。尚饗。

祭罷，與二叉鬢別，曰：“汝等好守家舍。我他日得志，必來收汝。”叉鬢泣曰：“兒輩仰主娘如母，主娘視兒輩如女。兒輩薄命，主娘早歿，所恃以慰此心者，惟有郎君。今郎君又去，兒輩何依？”號哭不已。生再三慰撫，揮淚登舟，不忍發棹。

是夕，宿于垂虹橋下，望見仙花之院，銀缸絳燭，明滅林裏。生念佳期之已邁，嗟後會之無因，口占〈長相思〉一闕曰：

花滿烟，
柳滿烟。
音信初憑春色傳，
綠窓深處眠。

好因緣，
惡因緣。
曉院銀缸已惘然，
歸帆雲水邊。

生達曉沈吟，輾轉不寐。欲去則仙花永隔，欲留則裴桃、國英已死，聊無所賴。百爾所思，未得其一。平明，不得已開船進棹。仙花之院，裴桃之塚，看看漸遠，山回江轉，忽已隔矣。

生之母族張老者，湖州巨富也，素以陸族稱。生試往依焉，張老館待之甚厚。生身雖安逸，念仙花之情，久而彌篤。轉轉之間，又及春月，實萬曆壬辰也。張老見生容貌日悴，怪而問之。生不敢隱，告之以實。張老曰：“汝有心事，何不早言？老妻與盧丞相同姓，累世通家。老當爲汝圖之。”明日，張老令妻修書，送蒼頭專往錢塘，議王、謝之親焉。

仙花自別生後，支離在床，綠憔紅悴。夫人亦知周生所一崇，欲成其志，生已去矣，無可奈何。忽得盧家書，闔家驚喜。仙花亦強起梳洗，有若平昔。乃以是年九月爲結縭之期。生日往浦口，悵望蒼頭之還。未及一句，蒼頭乃還，傳其定婚之意，又以仙花私書授生。生發書視之，粉香淚痕，哀怨可想。其書曰：

薄命妾仙花，沐髮清齋，上書周郎足下。妾本弱質，養在深閨，每念韶華之易邁，掩鏡自惜，縱懷行雨之芳心，對人生羞。見陌頭之楊，則春情駘蕩，聞枝上之鶯，則曉思朦朧。一朝彩蝶傳情，仙禽引路。東方之月，姝子在闌。子既踰垣，我豈愛檀？玄霜搗盡，不上崎嶇之玉京。明月中分，空成契闊之深盟。那圖好事難常，佳期已阻？心乎愛矣，躬自悼矣。人去春來，魚沈雁斷。雨打梨花，門掩黃昏。千回萬轉，憔悴因郎。錦帳空兮晝寂寂，銀缸滅兮夜沈沈。一日誤身，百年含情。殘花打腮，片月凝眸。三魂已鎖，八翼莫飛。早知如此，不如無生。今則月老有信，星期可待，而單居悄悄，疾病沈綿，花顏減彩，雲鬢無光。郎雖見之，不復前度之恩情矣。但所恐者，微懷未吐，溘然朝露，九重泉路，私恨無窮。朝見郎君，一訴衷情，夕閉幽房，無所怨矣。雲山萬里，信使難頻，引領遙望，骨折魂飛。湖州地偏，瘴氣侵入，努力自愛，千萬珍重！千萬情緒，不堪言盡，分付歸鴻，帶將去矣。某月日，仙花白。

生讀罷，如夢初回，似醉方醒，且悲且喜。而屈指九月，猶以爲遠，欲改定其期，乃請張老再遣蒼頭，又以私答仙花之書曰：

芳卿足下。三生緣重，千里書來，感物懷人，能不依依？昔者投迹玉院，托身瓊林，春心一發，雨意難禁。花間結約，月下成緣，猥蒙顧念，信誓琅琅。自念此生，難報深恩。人間好事，造物多猜，那知一夜之別，竟作經年之恨？相去夔絕，山川脩阻，匹馬天涯，幾度惆悵。雁叫吳雲，猿啼楚岫，族館獨眠，孤燈悄悄，人非木石，能不悲哉？嗟乎芳卿！別離傷懷，子所知也。古人云‘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’以此推之，一月便是九十年矣。若待高秋以定佳期，則不如求我於荒山衰草之裏矣。情不可極，言不可盡。臨楮嗚咽，夫復何言！月日某白。

書既具，未傳。會朝鮮爲倭賊所迫，請兵於天朝甚急。皇帝以爲朝鮮至誠事大，不可不救。且朝鮮破，則鴨綠以西亦不得安枕而臥矣。況存亡繼絕，王者之事也。特命提督李如松率軍討賊。而行人司行人薛藩，回自朝鮮，奏曰：“北方之人善禦虜，南方之人善禦倭。今日之役，非南兵不可。”於是湖、浙諸郡縣，發兵甚急。遊擊將軍姓某，素知生名，引以爲書記之任，生辭不獲已。至朝鮮，登安州百祥樓，作七言古風。失其全篇，惟記結尾四句，其詩曰：

愁來獨登江上樓，樓外青山多幾許？
也能遮我望鄉眼，不能隔斷愁來路。

明年癸巳春，天兵大破倭賊，追至慶尙道。生置念仙花，遂成沈痼，不能從軍南下，留在松都。余適以事往，遇生於館驛之中，語言不同，以書通情。生以余解文，待之甚厚。余詢其致病之由，愀然不答。是日爲雨所拘，因與生張燈夜話，生以<踏沙行>一闕示余，其詞曰：

隻影無馮，
離懷難吐，
歸鴻暗暗連江樹。
旅窓殘燭已驚心，
可堪更聽黃昏雨。

閨苑雲迷，
瀛州海阻，
玉樓珠箔今何許？
孤踪願作水上萍，
一夜流向吳江去。

余異其詞意，懇問不已，生乃自敍其首尾如此。又自囊中出示一卷書，名曰<花間集>，生與仙花、裴桃唱和詩百餘首，儕輩詠其詞者又十餘篇。生爲余墮淚，求余詩甚切。余效元稹會真詩體，作十餘韻排律，題其卷端以贈之。又從而慰之曰：“大丈夫所憂者，功名未就耳。天下豈無美婦人乎？況今三韓已定，六師將還，東風已與周郎便矣。莫慮喬氏之鎖於他人之院也。”明早揖別，生再三謝曰：“可笑之事，不必傳也。”時生年二十七。眉宇炯然，望之與畫云。

癸巳仲夏，無言子權汝章記。

底本：박희병교합본 <崔陟傳>(2007). (단, 의미상 큰 차이가 없다면 現存最善본인 <화몽집>소재본의 원형을 최대한 존중하여 반영하였다.)